

读书之旅

READING

林贤治 主编

1

从苏联归来(及续编)

A·纪德

俄国思想家

伊赛亚·伯林

知识分子论

艾德华·萨依德

立人：重读鲁迅

钱理群等

关于顾准日记的争鸣



读者之友

READING

1

从物理学到化学 (艾德编)
B·史密斯

物理学原理
李春喜·杨林

物理学分子论
王德胜·李加德

日人·重原喜四郎
周德明译

原子物理学 (艾德编)

物理学 主编



讀書之旅

READING

林贤治 主编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书之旅 1/林贤治主编.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 10
ISBN 7-5406-4028-6

I. 读…

II. 林…

III. 期刊

IV. Z62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永福路 44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50000 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ISBN 7-5406-4028-6/Z·26

定价: 1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写在卷首：让思想燃烧

林贤治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如是说。

的确，知识是重要的；但是，人类如果仅仅拥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思想。知识，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思想。即如培根，他的代表性著作《新工具论》所给予我们的，就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新方法、新工具；我们凭借这工具，可以更便捷地打开思想之门。其实，方法论本身又何尝不是思想！思想产生于知识是一个事实，可是，知识是决不可能囊括思想和代替思想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人申论学者的无知。用赫尔岑的说法，那些不带思想的学者，其实处于反刍动物的第二胃的地位，他们咀嚼着被反复咀嚼过的食物，惟是爱好咀嚼而已。

思想何为？思想是以人类的生命热情、生活体验所消融了的知识。它是被激活了的，炽烈的，深邃的，流动的，也许博大，也许精微，却都同样含有毁灭性物质；但是，它在走向生成，因而不致僵化、凝固和死寂。没有已故的思想，已故的思想只是知识。真正的思想，活在知识与自我的关系之中，是彼此的互动与重塑。对于自我而言，思想是吸纳的，又是敞开的，无论面对社会权力还是知识权力，都是独立的。可以肯定，思想与标本之类无缘，是对范式的超越。它处在现实的维度上，即使用古远的材料构成，仍然显示着当下的指向。但是，它又不为现实所羁，它将焚毁既定的因而是“合理”的桎梏；在它的光焰中，有着未来

2 读书之旅

世界的生动影像。洞穴里的哲学家常常瞥见这种影像。在古希腊，哲学家被称作“爱智者”，其实，智慧仍然是不能混同于思想的。智慧是磷火，不是石火和薪火，无须摩擦，撞击，自然也无须点燃。形而上学家的智慧，大抵用于建造空中楼阁，而思想是大地的。

任何时代都需要思想，生气勃勃的思想，何况是方死方生的大时代！

当我们把一些富于思想或同思想相关的文字，从报刊和书籍中采集起来，本意就不是为了知识的重现，炫耀珍奇，培养趣味，而是专一期待着读者，从阅读——一种热烈的接触——中间，让思想得以持续地燃烧！

卡代尔神父在讲说颜色的光学时说：“绘画中的黑色往往是火所致，火总是在接受它强烈印象的物体中留下某种腐蚀性和发烫的东西。”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人老是在灰烬和烟雾中辨认火，把这些看作是火的本质部分。他们念念不忘火的毁灭性倾向，惟独忽略生机。有谁会从绿色想到火的呢？有谁会从健康的肌体想到火的呢？虽然关于刀耕火种的传说，以及以火疗治的故事尚未失传，但也算不得真确的知识；在乡居的日子里，我却是无数次亲见了烧荒的大火的。那是何等气派的火焰，美丽的火焰呵！由是我被告知，火是与小百姓的生存有关的，放火当然也就不是秦始皇、希特勒一类名人的专利——

把火把举起来吧！

1998.7.23

目录

1998/1	读书之旅	1
	林贤治	写在卷首：让思想燃烧 1
	陈彦	现代舆论的诞生 1
	肖雪慧	民主的后援力量 4
	胡伟希	思想自由与民主政治 10
	董乐山	异议分子的寂寞 13
	索 飒	作家的自由与责任 17
	孟繁华	作家的检讨书 21
	王德全	INTERNET 与言论自由 27
	黄 荭	幕后的牵引 30
	林志光	宽容与相对主义 33
	君 虹	在危机中求索 36
	徐友渔	要什么样的现代性 40
(法)A·纪德著	戴望舒译	从苏联归来 43
(法)A·纪德著	石定乐译	从苏联归来·续篇 85
	赵 诚	哈耶克在中国的命运 113
	郝立新	伊赛尔·伯林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 118
	周 宪	理查德·沃林：通向文化批判之路 123
	摩 罗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127
	单世联	“革命的海燕”在风暴猛烈之时 134
	铁 屋	大教堂的倒掉和重建 139
	董鼎山	读加缪传记想到萨特 141
	陈家琪	入戏的观众 143
	陈东飏	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 148
	张卫民	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150

目录

2 主编/林贤治	策划/大时代阅读中心	
刘国华	胡适：“拼命走极端”	154
徐友渔	法国大革命反思录	160
袁 曦	苏联为什么解体	163
秦 晖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166
雷 颐	拒绝“极端”	171
单世联	“逃避自由”与“通往奴役”	174
何清涟	财富是思想的产物	178
程映红	为什么封存 50 年？	180
张新颖	精神领域的自主性所遭受的围困	187
潘铭萱	文明社会的政治设计	191
旷新年	伟大时代的小丑之见	194
(美)萨依德著 单德兴译	知识分子论（节选）	199
(英)伊赛尔·伯林著 彭淮栋译	俄国思想家（节选）	235
	“立人”：重读鲁迅	259
钱理群	绝对不能让步	259
摩 罗	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	262
余 杰	显现的“新民”与隐匿的“立人”	264
	关于顾准日记的争鸣	267
林贤治	两个顾准	267
李慎之	只有一个顾准	272
丁 东	顾准之谜我见	281
林贤治	再说两个顾准	286
	思想随笔	291
筱 敏	两位女性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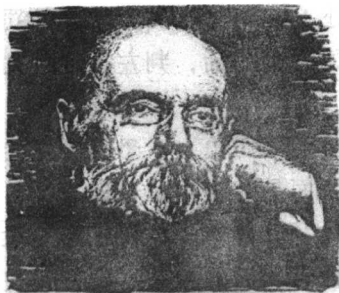
目录

1998/1	读书之旅	3
	知识分子的声	297
谢 泳	过去的教授	299
	一个人、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	304
余 杰	失落的“五四”	307
	六月四日的随想	310
	思想书廊	
	《极端的年代》(9) 《文明的进程》(12)	
	《苏格拉底的审判》(20) 《意大利人文主义》(35)	
	《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39)	
	《第二性》(84) 《民主的模式》(112) 《追寻》(126)	
	《往事如昨》(138)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147)	
	《自达尔文以来》(153) 《快感:文化与政治》(159)	
	《现代化的陷阱》(162) 《1957年的夏季》(177)	
	《思痛录》(190) 《总统是靠不住的》(198)	
	《人间鲁迅》(258)	

现代舆论的诞生

——纪念左拉《我控诉》发表 100 周年

陈彦



左拉

100 年以前，1898 年元月 13 日，法国著名作家左拉(Zola)在《震旦》报上发表一封致当时法国总统的公开信，题名为《我控诉》，将一宗法国军界冤案公之于世，将此事件转化为影响深远的一次维护公义的社会运动。自此，这一军界冤

案将整个法国政界、新闻界、舆论界全部席卷进去。事件本身虽然于 1906 年最后结束，但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则少有历史事件可与之相比。法国于 1994 年隆重纪念此事件开端，今年又纪念左拉公开信发表 100 周年，可见此事件的意义至今不衰。

这一军界冤狱便是著名的德雷福斯诉讼案。德雷福斯于 1894 年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当时德雷福斯在法军总参谋部任上尉，年仅 35 岁。1896 年，德雷福斯流放一年之后，法国情报机关负责人查出一名同此案有涉的德国间谍，从而得出德雷福斯无罪的结论。然而法国当时的战争部及军事法庭又将该情报机关负责人调离，并用各种手段掩盖真相，甚至在

R

2 读书之旅

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判处真正泄密的德国间谍无罪。此后此案渐渐为社会所闻，政界、知识界逐渐开始有人为德雷福斯冤案呼救，直到左拉发表《我控诉》这一昭警万世的抗争檄文，德雷福斯事件才获得了它所应有的社会意义。

伸张正义的时代强音

作为个人的德雷福斯于 1906 年 7 月正式昭雪。但从 1896 至 1906 整整 10 年时间里，虽然随着案情的逐渐明朗和舆论的渐渐增大的压力，法国军界高层和政府都拒不认错，抹煞真相，其基本原因，是国家不能出错。左拉为伸张正义，写出为德雷福斯昭雪的公开信之后，竟然也被判处 1 年徒刑和 3000 法郎的罚金。如果说德雷福斯的流放是法庭的错判的话，判左拉之刑则纯属利用国家机器保护冤狱。

像德雷福斯事件这样的冤狱在法兰西历史上，恐怕不是绝无仅有。一面是强大的国家政权，一面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一面是秩序与建制，另一面则是个体及其尊严。德雷福斯生没有作出叱咤风云的成就，死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能青史留名，就是因为其所经历的这场极不公平的冤狱。他的名字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法国犹太人的名字，然而这一事件之所以意义深远长久不衰，也正因为 he 仅仅是这一社会的最普通的一个公民。

个体尊严不容侵犯

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以国家名义犯罪，匹夫是否应当承担，国家侵犯个体尊严，匹夫是否应该甘受其辱？在现代以前的东西方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倾向于国家一边的，这不仅是历史的现实，也是社会的价值。然而，德雷福斯事件以法兰西最高法院改判德氏无罪而结束，标志着个体的正

义高于国家利益，现代人权价值成为社会的基准。这便是德雷福斯事件所揭示的最深刻的现代文明之本质。

德雷福斯诉讼案终于得到昭雪的影响深远，还不在于其中蕴含的人权作为民主的基本准则，这现在已经成为共识的价值体系，从一种意义上讲，更在于由左拉《我控诉》所开始的全社会的大论战，将社会各界卷入其中，造就了一种为追寻真理而抗争，为维护社会公正而呼号的大气氛，而最终使正义的舆论获得了压倒的优势。左拉的声音为社会舆论开创了一个先例，而这一抗争的最后胜利也促成了一种现代的舆论监督的民主机制。

造成舆论监督的民主机制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一过程，知识分子的介入与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由此形成并渐渐强化的民主机制的两大支柱。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分成对立的两派：维护国家至上者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维护人权、探究真相的知识分子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运动，报刊则为他们提供了坚强的支柱。法国有舆论认为德雷福斯事件标志着两大新生：第一是法国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第二是客观新闻报道的诞生。这二者大概都没有全民选举那样制度化和轰轰烈烈，但都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根本。

德雷福斯事件已经过去 100 年，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也许不是昭雪一桩冤狱，而是标志现代舆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诞生。

(《书城》1998 年第 3 期)

R

民主的后援力量

——纪念德雷福斯事件 100 周年

肖雪慧

德雷福斯事件 100 周年之际，正值我国面临建立民主与法治的迫切任务。回顾这一在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意义重大的事件，从中可以得到深刻而丰富的启示。

事件发生在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起于 1894 年一桩挟裹着军国主义情感和种族偏见的冤案。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良知被民族主义情绪和排犹情绪遮蔽的公众支持定罪，排犹集团更借机宣称：德雷福斯象征着法籍犹太人对国家的不忠。随着真正的罪犯暴露出来，本来就疑点重重的德雷福斯案件的冤案性质已确凿无疑。但军方无意纠错。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无情揭露出事实真相。陆军当局却伪造证据，以犯罪行径来掩盖冤狱，军事法庭不仅坚持原判，还于 1898 年 1 月宣布真正的罪犯无罪。同年 2 月，左拉发表了著名的《我控诉》，激烈攻击军方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性。这封公开信是个转折，德雷福斯案件由此成为使法国人分成两个对立营垒、使所有报刊介入进来的全国性事件。左拉置身于漩涡中心，受到陆军当局和民族主义分子、排犹分子的迫害。谩骂、攻击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有人以暗杀相威胁。进步作家和

艺术家站出来声援左拉，同他一起为反对国家犯罪、为恢复法国的良知而斗争。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左拉在战友们陪同下出庭受审，他义正辞严地宣告：“上下两院、文武两制、大报和这些报纸制造的恶毒舆论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左拉被判有罪而流亡英国，但他勇敢的声音已响彻法国，震醒了许多人酣睡的良知，要求平反冤狱的声浪席卷法国。左拉一年后就胜利回国，继续与顽固的军方斗争。当他在1902年死于煤气中毒后，斗争仍在进行。1906年，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得以昭雪，一场正义对强权的韧性战斗也终于获胜，法兰西第三共和下的民主与法治则因经受了这场危机的考验而得到巩固。

这里叙述的故事，中国当代知识界也许早已耳熟能详。其实，何止耳熟能详，其中一部分内容一直就是其生存环境的构成要素。例如事件的起因——冤狱，在这里既古老又现实，相信悲惨的故事一再重复着，有时是成批量地生产着；法国军事当局的愚行——为保全面子不惜以一连串犯罪来掩盖错误，我们也屡见不鲜，至于仗义执言揭露罪恶者被犯罪一方当罪犯审判惩处的荒诞剧，更是见多历广。然而事件的另一半：由冤狱和国家犯罪引起的反应却于我们的环境极为陌生。这些反应是，左拉作为社会良知的坚决承当、在他背后一大批独立知识分子组成的强大声援力量、借助自由的新闻界而展开的持续辩论、公众基于公民精神对事实真相的关心和广泛参与。事件的特殊价值正蕴涵于这一面。对于民主的持续、巩固或法治的健康运行，它们代表了比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东西。

法国早在1875年就通过了第三共和国宪法，它体现着由启蒙运动和《人权与公民宣言》来伸张的建构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如主权在民原则，个人的自由必须受到保护的原则，还有

R

与这些原则相应的立法、司法、行政之间的分权制衡。但德雷福斯冤案的发生和军事当局的表演证明，单靠制度安排不足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当然也不足以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事实上，军方在这一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已经使法国陷入立国原则遭到动摇的严重政治危机。是左拉掀起的战斗阻止了权力的滥用和蜕变，保卫了共和民主，拯救了法兰西的荣誉。在这场战斗中，左拉不惜以自己的巨大声望和晚年的安宁作代价，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小人物伸张正义，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勇气。然而，当他只身挑战国家权力并引起如潮的谩骂和司法迫害时，如果知识界明哲保身、隔岸观火，民众公民意识瞌睡沉沉、不关心事实真相和事态发展，左拉再勇敢再有声望，也难以阻遏正在发生着的国家犯罪，却只能给权力祭坛增添一个著名的牺牲，他的悲壮斗争充其量使黑暗中闪现一抹正义之光，却难以促成正义的胜利。这个“如果”于德雷福斯事件当然只是假设，因为事件没有按“如果”的方向展开；但于我们的环境却并非假设而是通例。构成我们生存环境的那些要素影响知识界之深，以至于普遍有一种在“路见不平”时严格管束住自己嘴和笔的“自律精神”，以退避反应来面对国家制造的不公。拍案而起的勇者要承受的不单是来自权势的迫害，还有那些惟恐与之划不清界限者的孤立，与权力调情者的落井下石，以及民众的冷漠。彻底的孤立无援使得勇者不得不背负孤独而沉重的命运，甚至不得不成为烈士，绝难有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的胜利结局。

然而，造成如此巨大差异的，不光是民众中公民精神的匮乏和知识分子长期退避反应的后果——人格侏儒化，还有价值观上更深刻的原因。左拉和支持者在德雷福斯案件上的胜利，实际上也是民主和法治所依托的尊重个人的价值观的胜利。西方社会走出中古时期而步入近现代，经历了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变革，而种种变革均是由一个关键性事实带动的，这就是个人价值

主体地位的发现和确立。基于这个事实而形成的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确信：人，活生生的、有各种欲望、需要和潜能的个人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是社会进步的真实目的；而政府只是一种信托，其价值不能由它自身得到说明，而只能根据它对公民提供的服务来证实。因而它不承认国家的荣誉要以某些人承受不公为代价，更不认可任何权力机构可以为保全脸面而胡作非为。这些观念在西欧经文艺复兴以来数世纪的传播，到 19 世纪，早已普遍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正是这样一种价值背景的支撑，当德雷福斯冤案发生后，左拉和支持者们不因承受冤狱的只是一个人而冷眼旁观；法国公众，只要没有被种族偏见和民族主义狂热遮住双眼，一旦了解真相，也坚决支持平反冤狱。不屈不挠的平反冤狱斗争，使政府破天荒第一次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由左拉和支持者掀起的强大舆论，是公民社会蕴藏的制约力量的出色展现，它使政府破天荒第一次发现，自己置身于来自民间独立力量的无处不在的监督之下，任何越轨行为都难以逃逸于外。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情况。如果一概而论地指责知识分子缺乏主持正义的精神，无疑不公正，但知识分子大多在最该有所为时却不为，即在国家犯罪时保持缄默，却是事实。不仅“不为”，还总能为自己的“不为”找到堂皇的说辞，诸如以“整体”、“全局”或“国家利益”之类说法来化解发生的不公正，实在化解不了，则用“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之比”或“少数人承受不公是难免的”之类说辞辩护。这些辩辞用多了，在许多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以多少论事非的思维定势，它应和着历来以整体压个体、视个人无足轻重的价值观。一些人信奉的所谓“历史进步要以牺牲无数个人为代价”正是这种价值观的现代版本。但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无论以何种形态出现，无论它被加诸于多么不可置疑的崇高性，都掩不住它在内核上的蒙昧性，这蒙昧性就在

R

于，“以群体淹没个人”这一根本特点是从还认识不到个人真实价值的原始人类社群中延续下来的。被这种蒙昧性遮蔽了双眼的人是不会把 100 年前法国军事当局为保全面子所作的一切视为犯罪的，无论伪造文件还是以牢狱之灾封左拉的口，都可以在维护“军队荣誉”或“国家荣誉”的口实下给以合理化甚至道德化辩解。

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不仅内含蒙昧性，而且使人的良心极易得到安顿。持这种价值观的人不会像左拉们非得去相信什么“正义之外没有平静，真理之外没有安息”，非得憋足了劲似的要跟自己过不去。事实上，由于习惯于以多少之比、以整体与个别、全局与局部之分论是非，他们倾向于为多的或大的一方辩护，因而总是万无一失地站在不输的一方，行动透着一股重大轻小、趋强凌弱的势利气息。监督权力的公民精神很难从这种价值观生发出来，为一个小人物的冤狱去挑战权力的行动更难从这种价值观衍生出来。然而，纵然冤狱承受者只是某些个人，但在一个权力可以践踏法律、强奸事实的地方，他们的命运只是普遍命运的缩影和现实化。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囚徒。这种囚徒境遇或许因当局的错误而兑现，或许因蓄意迫害而兑现。蓄意迫害往往针对因各种缘由被判归“异类”的人，尤其针对下述人：他们不愿充当唯唯诺诺的百姓、群众和单纯有利于国库收入的工具，而是认真地相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认真地相信每个公民都有监督政府、过问和参与国事的权利，并且动真格地要行使这权利。就是说，只要谁把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当真了，灾变将随时可能降临到头上。

✓国家权力的运用过于随意，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痼疾的原因，不仅是缺乏由制度安排来提供的权力制约机制，还缺乏一个具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缺乏一种能促使民间制约力量产生的尊重个人的价值观。如果说，人们从专制对人的权利